

我国先民对鱼情有独钟，铜镜上有鱼纹，瓷器上有宋代双鱼洗，砚台也常见鱼形砚，民间工艺中刺绣、剪纸、雕刻哪样能少鱼的图案，传说、故事、戏剧也不乏鱼的题材，历史上专门画鱼的画家更是不少，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。



记忆

儿时江西的冬日，大多是阴霾的日子，天寒地冻，细雨蒙蒙，冷得无处藏身。记得有一年的寒假，到我姨娘家去过年，城里的孩子到农村过年可是样样新鲜，其中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吃鱼。

大家围坐圆桌吃年夜饭，桌子正中央摆放着一条红烧大鲤鱼。姨娘的厨艺的确高明，能把一条鱼烧得那么漂亮，且没有一点破损，鱼香盖过了一桌菜的味道，让人垂涎，几次都想伸筷子，但不敢动。因在出门前我娘叮嘱过我，农村的习俗，年夜饭的鱼是摆样的，要过完初十五才能吃，是年年有余(鱼)的意思。随后几天是走亲戚串门，那年月也没什么交通工具，全凭两只脚，山道难行啊。到了亲戚家行礼、烤火、上桌吃饭，每桌都有一盘鱼，都是摆样的。有一户亲戚家就更奇怪了，桌中央一个红漆盘盛放着一条木制的彩绘鲤鱼，在红地上面用黑漆勾画鱼鳞，金彩描绘鱼眼，鱼尾微翘，活灵活现。去年，回趟老家去县博物馆参观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厅中，发现了类似的木鱼，年代为清末，比我记忆中的那条红漆鱼做工要差，也没有红漆鱼盘盛放，美中不足。

收藏

长大以后才发现，儿时那种对鱼的特殊喜好，已深入到我的骨子里，不知不觉在我的小收藏中体现了出来。春节期间，闲来无事，在家摆弄我那些鸡零狗碎的收藏品，发现我所藏的玉鱼竟然有20余条之多。细观这些玉鱼形态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有鲤鱼、鳌鱼、鲛鱼、草鱼，还有一些说不出名的鱼；有的体形肥硕，有的纤细灵巧；有造型夸张的，也有写实的；有精雕细刻的、有工艺粗放的；有距今5000年齐家文化的，也有百多年前民国的，林林总总，各具特色。

在这些玉鱼中，我比较喜欢这对西周玉鱼，它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。得到它还有一个小故事呢，在此不妨说给大家听听。10多年前，我去甘肃天水出差，办完公事就去逛古玩市场，在一家假货稍少些的店里，老板听说我是从海南来的，特别热情。从保险柜中取出三个锦盒，打开第一个锦盒，里面是一块玉璧，一眼假货；第二个盒内装着一只镶银的玉杯，也是假的；第三只盒内是一个玉舞人，也不是老东西，总的来说三件玉器都是仿汉代的。天水在汉代文化是很发达的，所以说这个老板是个有心人。看我对三件玉器兴趣不大，老板还想游说我。我直接就给他来了一句：“你店里全这货？”老板见我认识货，

拿出一大盒老玉件，当我看到这对鱼的时候，眼前不由得一亮。只见这对鱼通长近10厘米，细长条扁体，尾分叉，嘴部钻一圆孔，两面均用匀称的细阴线琢出圆眼、鳃、鳍等部位，应为雌雄。由于入土时间太长，通体为鸡骨白沁。我爱不释手，老板要价太高，只能忍痛割爱。回到海口后，心里总是惦记此事，一月的时间过去了，我实在憋不住给老板去电话，得知玉鱼还在。电话中商定好价格后，我将费用打过去，一周后玉鱼终于归我所有。多次磨合，老板也成了我朋友，陆陆续续在他那里买到六条玉鱼。后来我只要到外省出差，就会抽空去逛古玩市场，碰到玉鱼只要价格合适，我都会收入囊中。

典故

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我们的先人们就开始在陶器上绘画或刻划鱼纹。上世纪50年代，西安半坡村出土了一件人面鱼纹陶盆，距今已有6000余年的历史。鱼形纹样的出现，估计与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宗教信仰有关。我国先民对鱼情有独钟，铜镜上有鱼纹，瓷器上有宋代双鱼洗，砚台也常见鱼形砚，民间工艺中刺绣、剪纸、雕刻哪样能少鱼的图案，传说、故事、戏剧也不乏鱼的题材，历史上专门画鱼的画家更是不少，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。因为汉语中“鱼”与“余”谐音，所以鱼有着尤为丰富的文化意义。我们常见的吉祥语中，与鱼有关联的还真不少，如“年年有余”、“渔翁得利”、“吉庆有余”、“富贵有余”、“独占鳌头”、“鲤鱼跳龙门——身价百倍”等等，特别是鲤鱼之“鲤”与“利”谐音，民间又常视鲤鱼为“财神”。宋代大经学家陆佃在他的名物训诂书《埤雅·释鱼》中云：“俗说鱼跃龙门，过而为龙，唯鲤或然”。这段文字就很好地说明了古代人们对于鱼，尤其是鲤鱼的喜爱，让它与中国传统的龙文化结合在一起，寓意祥瑞。古人云：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，可见鱼的珍贵。就连常用来形容美味的一个字“鲜”，也离不开鱼。关于鱼文化，闻一多《说鱼》一文有非常详尽的论证。他指出：在中国古代的礼俗中，“种族的繁殖即如此被重视，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类生物，所以在古代，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，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，而在青年男女间，若称对方为鱼，那就等于说：‘你是我最好的配偶！’”当然，鱼作为象征观念，并不是中国人独有，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。古代埃及、希腊、西亚和大洋洲的一些民族都有崇拜鱼的习俗。

我的生活是简单平淡的，过了知天命之岁，把功名利禄之事早已当成过眼云烟，而对小收藏的兴趣却与日俱增，听说哪儿有一条小玉鱼就牵肠挂肚，总想一睹为快，估计我这辈子与玉鱼之缘是割舍不断了。

厨



本版图片均为作者收藏的玉鱼



玉鱼之缘

文 / 本刊特约撰稿 张健平
图 /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